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金鍾傳

第三十九回 辨理欲邪正分明 論是非死生立判

話說申李三人見喻太初死而不生，甚屬為難，又聽喧嚷復至，更難措手。不多一時，只見無數男女，直至中堂。此堂也是大中至正之堂也，早從直道而進，何至死而不生。申孝思慌促之中急問道：「作甚麼的？作甚麼的？」內中有一人答道：「吾們全是這村子的人。才見有本府兵役捉拿邪門。他們問喻老先生住在何處，及至到了喻家，並未在家。有幾個孩子們與他們告訴，說是喻老先生在李先生家閒坐。那些兵役遂向這宅而來。這個時候誰敢湊前？才聽見說兵役已經走了，吾們也不知喻老先生怎樣。喻老先生雖誤入左道，為人甚是不差。吾們全都擔心，故來探問。」申孝思等這才放心。李金華也將如何退回兵役說了一遍。眾人無不稱善。

李金華又將喻太初如可致死難以救活告知眾人。內中閃出一人道：「喻先生現在何處？待我看看怎樣。」申孝思忙將那人拉進中堂。那人見喻太初在床上半載，搭拉著半載，面色青而白，居然龍虎現於相，彼所煉者，金木未交並一家耳。遂用手在喻太初前心摸了一遍。道：「還許無礙。看這樣子定是驚氣上溢。剛才他吃甚麼了沒有？」申應鍾道：「沒有吃麼，好麼是正喝著茶哩。」那人道：「不錯不錯，這是驚氣未發，被水下陷，兩相交滯，故致於此。拿個針來罷。」眾中一位老嫗遂遞進一個針去。金針密度，一指定南。那人將針接過又向眾人道：「你們不可多說話，若是再驚死他，那就沒有治了。」眾人同道：「你放心罷，總不多言。」眾位，你說這是為何？原來，兵役到喻家時，業已將他合家拿去。是恐怕慌忙之間，再說出這話來。故有此囑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那人用針在喻太初夾脊穴這一針卻通開命脈。刺了一針，轉眼之際，喻太初吐出一口黏沫，向所咽清津，化歸何處。漸漸醒來。李金華將他扶起道：「不用害怕，那兵役早已走了。」喻太初道：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申孝思道：「不必煩心，有吾們兄弟，諒無防礙。」喻太初道「全在眾位挽轉老命。再世不忘。」說著淚流不止。盲修瞎煉，老大徒悲。外面眾人同道：「喻先生不必傷心，有他們老爺了。」又向申李三人道：「眾位老爺多多費心罷。」說罷全都向他三人深深施禮。三人連連應承。李金華道：「喻老先生自管放寬心，咱們一同進城，見見大人，說開道開，萬事皆消。」說開莫護邪，道開新歸正。今認明途，渙然冰釋。喻太初聞此，欲不去而不能，遂打整完畢，步行直向城內而來。

到了時候業已三更多天。在城外叫應門軍，轉達至申孝思家中。差人耍了門票，方開城門，將他四人接進，到了衍慶堂中。歇息了一回，就有兵役來問，不使少緩。申孝思與他們說了些好話，給了他們倆酒錢，方停。

至次日早晨，申李二人早已商議妥當，求縣官婉轉。主意一定，遂同向縣衙而來。一切迎送周旋之文不必細題。見了杜鑿泉，將這事說了一遍。杜鑿泉道：「衙內不便商議，可向申兄府中，大家斟酌辦理。」申李二人也就告辭而歸。

等時之頃，杜鑿泉果到。進了衍慶堂，分賓主落座。申孝思叫過喻太初與縣官施了個禮。杜鑿泉道：「不必拘拘，請坐罷。」喻太初那敢落座。李金華道：「叫你老先生坐下就坐下罷。」他這才坐於門旁。杜鑿泉道：「喻先生，你一個唸書人，怎麼陷於邪門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也就不必說這個了。既歸正途，莫究那個。他業已悔過，早已不隨的了。」杜鑿泉道：「請問這個邪門，是怎樣行動？喻先生既然不隨，還怕洩漏麼？」喻太初道：「卻是無他，不過按時運氣。」杜鑿泉道：「怎麼傳說著還有拜官封職的？」喻太初道：「那也是傳說之誤。在此門者，卻有一說。按其工夫長短，再世為人，分其位之大小。」杜鑿泉道：「這運氣為修仙一道。既然修仙，怎又說起再世？不知這氣是若何運法？」喻太初道：「那點秘訣，即在此處，按子午卯酉打坐。打坐之時，舌柱上腭，氣入則上，氣出則下。」杜鑿泉道：「這也不是甚麼秘訣呀！曾見百丈清規所論甚詳。依我看來，這還不准，總另有點奇處。昨日有部文到此，因二年間，有部中幾位官員四個密訪。現已訪明，故有查拿一說。昨日吾見部文之中說這邪門之中有二字口訣，知不甚真。待拿盡之後再行動問。」喻太初道：「有下柱為一字，上柱為二字口訣。」杜鑿泉笑道：「這更不秘。吾見正陽心印篇曾說及此，這卻是入手口訣，總是有形如太乙玄真篇有一手訣，凡打坐之時，左手大拇指掐定無名指末節，作拳藏甲，一身不動，心內轉無上玄空四字。念這四字，須如串珠，轉一句則氣一提，再轉一句則氣一放。如是呼吸，自有成功。轉此四字，須定住呼吸，呼吸之際不可轉此四字。又見念佛直解有一目訣，凡打坐之時，目注於心，凝氣斂神，不可少放。此二訣與此口訣等耳如謂此為真正玄妙，則而又誤矣。須在此三訣之中搜得真訣竅，卻是口口相傳，豈不知秘法不傳六耳。所以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傳曾子子貢皆曰一以貫之。一者，理也、誠也。理為道體，誠為道用。體用總歸一善字，純善無疵，便得一點真妙。喻先生識得此數端否？」喻太初道：「未知其詳，今開茅塞。」杜鑿泉道：「邪門之中，以一二為口訣，邪而不邪者也。既謂之邪，必有真邪處。吾見部文之中又有一節，說此邪門夜聚明散，男女不分。部官訪得其中有借端取利及行淫諸事。不知確實否？」喻太初道：「取利有兩事，有因在門者死，查其亡魂者；有入門幾年，費錢幾串而為擱事者。擱一事，再世可為舉人；擱二事，再世可為進士。擱一小事，再世不缺吃穿；擱一大事，再世名揚四海。」杜鑿泉道：「這就是擱官了。說是他們老師傳身著赭黃袍是真是假呢？」喻太初道：「那也是說的再世。」杜鑿泉道：「再世如此，是生為太子呀，還是生為賊寇呢？無怪乎說是邪。稍有妄想即是邪，何況如此。你在此中擱過事否？」喻太初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尚未得官，故不殉節。杜鑿泉道：「也將那口訣參得一二否？」喻太初道：「沒有參得，就不在此門。」杜鑿泉道：「一字為靜，靜極而生動。動為陰，陰為二。一動而柱二，正所以除其陰也。故舌不動而柱於一，舌既動而柱於二。用此功時，不可少雜外念。不知邪門之中有外念否？」喻太初道：「亦無他念，直是上天叩頭。」杜鑿泉道：「這是用功，豈是叩頭？莫說此念為妄想，即不為妄想，亦不得不為外念，況此貪心甚重，無論三教，凡有外念皆謂為邪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還有拆字一說。」杜鑿泉道：「怎樣拆法？」喻太初遂將如何拆法說了一遍。杜鑿泉道：「有當拆者，有不當拆者。泥此一說，是為左道。譬如邪正二字，這個正字不用說，是止於一了。一即為理為善，止於一非正而何？這便是當拆者。邪字怎樣拆呢？左為牙，右為β，牙β怎麼為邪呢？這便不當拆。如牙β為招邪之門，何不從牙從目，又何不從目從耳？似乎更當從目耳鼻舌，獨取牙耳，亦算是舉一而概百。再如畜牲之畜，拆為玄田。這玄田二字，怎麼為畜字呢？況自典謨以至史策、佛經，教典，皆沒有拆過一個字。舉此而可明白了，總要從孝弟上插手做去，萬人不了歧途。歧途無他，欲而已矣。剛才所說邪門作為，莫不有欲存焉。休說再世為富為貴，即今世必佛必仙之想也不可存。從容行之，按部就班，不存一點妄念，不能少有作輟，如川之流，如日之升，如寒暑之不移，如松柏之有操，方是無上妙法。吾也不精於此，只因二年間在京師禮部鑄印局，聽家兄講論。喻先生既然棄邪歸正，吾再到總兵衙中敘說明白，並求他掩飾掩飾，諒無不可。」李金華附於杜鑿泉耳邊道：「喻家家小現已被獲，也得費心將他救出才好。」杜鑿泉連連點頭道：「那部文之中言及勸問之時，如有回心改邪，吐出實情者，原情赦免。若泥而不泄，以為至寶者，雖說改邪，亦是就地正法。這事亦覺好辦，勸問之時，喻先生到那裡通個信息，自保無虞。」喻太初道：「通甚麼信？」李金華方將他家小被拿，對他告明。喻太初聞此，見有縣官同申李二人與他調停，倒也放心。遂欠身道：「還得大老爺與眾位先生費心。」杜鑿泉道：「你不必擔憂，吾到總兵衙中，說明此事，必然將你擇清。你自到那裡，有何不可。就是兵役人等著勢欺人，也見不的錢哪！正是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你帶著兩錢，叫他們饒你半壺，自然任你出入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總是兄台先去說明，後再看事作事。」杜鑿泉道：「如此弟便起身罷。」說畢，即吩咐順轎，以到總兵衙中。

待了有二三個時辰，有縣衙差人手持名貼，見申李二人道：「吾們老爺業已回衙。即請二位老爺下降，有事相商。」申李二人當即聞言而去，與杜鑿泉相見。杜鑿泉道：「所說之事，業已了脫。至於喻家家小，不必再通消息。現已派為弟勸問此案。如有詭弊，以違旨論。聖上金牌現供本衙。勸問之事，即如所說部文一樣。為弟雖職司縣牧，卻身操生殺之權。若有供招不順者，即死生立判。雖如此說，反覺大大為難。倘誤審一人，坐罪非輕。王法森嚴，人命重大，操權者其慎諸。喻家家小不時即到本衙，可叫喻太初來此相見。」申李二人起身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公誠轉為欽差矣。王法昭然，私情有所不論，告辭告辭！」申李二人回到衍慶

堂，向喻太初說明。

喻太初到了縣衙，與其妻子相見。其妻王氏，與其長子名喚玉書者，俱已回頭，惟其次子名喚麟書者，依然不聽。喻太初無奈，頓足而回。

不多一時，將一般人犯一一問過。頭一名泥而不宣，綁出斬首。秘藏得寶，誤陷好人。實正教之罪魁，故先誅之。後審者有八名歸正，當即取保放回。孝弟八端修身立命，今八名歸正，仍算名教中人。其餘有男女三十多名，盡被斬首。妄想三十三天外，盡墜一十八層中。那喻麟書即在其內。正法之時，莫不仰天大笑曰：「死得其所矣，轉眼即到天堂！」可笑復可惱，臨刑說玄妙。翻身地獄愁，妄想天堂樂。生非正教徒，死作糊塗鬼。惜哉膠固心，死守不知悔。劊手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上的高還摔的重哩！」打破虛空，反身墜黑暗。他們答道：「既然知道，才能上天。你們果然知道麼，道是甚麼？到死茫然不知道，你還說這個作麼。在這裡胡說八道的，亂我們的靜！」此何時乎，潦倒色身，將不動耶，惜不早知止靜。劊手道：「吾也不講道，吾也不說靜，你們講道論靜，霎時就給你個脖子平，叫你再世轉個平頂王！說話之間，追魂炮連響三聲，人頭落地。觀者有詩歎曰：

一般操守一般人，誤認偏乘作太真。

死到臨頭仍不悔，漫言天上可容身。死守非道，妄想昇天。

妖言實足惑愚民，好是名聞達至尊。

一陣威風誠烈烈，凜然掃淨六街塵。君主清泰，六賊自擒。

且說將眾犯斬首之後，還有一名未問確實，他卻將邪門之秘，一一供出，亦算歸正。總說邪門非邪，說的純乎似理，縣官不敢輕法，欲殺之，則已供明歸正；欲不殺之，見他依然護教。正然為難，在旁有一侍者，乃是縣衙門政。低聲道：「護邪為正，必然棄正歸邪。」縣官將牙一咬道：「綁出去，殺！」問畢，將金牌交回，以便總兵官入朝繳旨。回衙之時，行至縣署街頭，忽有數人攀轅叫屈。及至問時，依然是邪門之徒，要辨是非。當即帶到衙中，升堂勘問，不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且自義利之辨明，而後公私之界分。公私分而後理與欲絕不相蒙，正與邪遂迥然別而為兩途。蓋正以窮其理，理附於義，義者事之質，窮其質。則為事理之當然，理主於公，公者天之通，窮其通，則為天理之自然，本乎自然。行所當然，則謂之和，盡其當然聽其自然。則謂之順和順具，而孝弟著，故正道無非平常。邪以逞其欲，欲起於利，利者物之華，逞其華，則為物欲之偶然，欲逐於私，私者情之便，逞其便，則為情慾之歆然，幸其偶然，恣其歆然，則謂之忤。任其歆然。索其偶然，則謂之逆忤逆生而孝弟違，故邪門當行，禁止准諸此以析理欲，則邪正不辨而自明矣。故曰辨理欲邪正分明也，至所謂論是非生死立判者，亦可略言其概焉蓋敦孝弟以循理謂之是，是者生之基。全其是則生無愧忤，生固生捨死仍生也。背孝弟以徇欲謂之非，非者死之媒麗於非則死有餘辜，死固死幸生亦死也。前是而後非，論其非不拘其是。昨非而今是論其是不究其非，即是非以生死之亦人自生死之也。觀於理欲邪正，是非生死，而人猶不顧是非，而分邪正，以致乖理而溺欲，觸死而難生，殆又可憐而不足惜焉者也。

理注：

言申杜李三人，欲救喻太初不死，甚屬為難。救喻太初，非杜清不能，杜清號鑿泉，鑿泉者是徹底澄清，能以分析真妄，方能反邪歸正，自然喻太初不遭刑捉困矣。杜鑿泉真是三教中大丈夫，辨明邪正，判斷多才，國家忠良也。

偈雲：

傳送七識判多才，方能剖出當人來。